

北史

第一函  
第十册

欽定四庫全書

知不足齋

PDG

北史卷二十三

列傳第十一

于栗磾

孫勁 六世孫謹 翼子翼 翼弟義

謹子寔 義子宣道

寔子頤 宣敏

仲文

寔弟翼

于栗磾代人也少習武藝材力過人能左右馳射登國中拜冠軍將軍假新安子與寧朔將軍公孫蘭潛自太原從韓信故道開井陘關路襲慕容寶於中山道武後至見道路修理大悅即賜其名馬及趙魏平帝置酒高會謂栗磾曰卿吾之黥彭也進假新安公道武田於白登山見熊將數子顧栗磾曰能搏之乎對曰若搏之不勝豈不虛斃一壯士自可驅致御前坐而制之尋皆禽獲帝顧而謝之後為河內鎮將劉裕之伐姚泓栗磾慮北侵擾築壘河上裕憚之遺栗磾書假道西上題書曰黑稍公麾下栗磾以狀表聞明元因之授栗磾黑稍將軍栗磾好持黑稍裕望而異之故有其

號遷豫州刺史進爵新安侯洛陽雖歷代所都實爲邊界栗磾勞  
來安集甚得百姓心明元南幸盟津謂栗磾曰河可橋乎栗磾曰  
杜預造橋遺事可想乃編大船構橋於野坂六軍旣濟帝深歎美  
之太武之征赫連昌敕栗磾與宋兵將軍周幾襲陝城長驅至三  
輔進爵爲公累遷外都大官平刑折獄甚有聲稱卒贈太尉栗磾  
自少總戎迄於白首臨事善斷所向無前加以謙虛下士刑罰不  
濫太武甚悼惜之子洛拔有姿容善應對拜侍御中散太武甚加  
愛寵因賜名焉轉監御曹令景穆在東宮厚加禮遇洛拔恆畏避  
屏退不敢逆自結納頃之襲爵後爲侍中尚書令百寮憚之卒官  
洛拔有六子長子烈善射少言有不可犯之色少拜羽林中郎累  
遷侍中殿中尚書于時孝文幼沖文明太后稱制烈與元丕陸叡  
李沖等各賜金策許以有罪不死進爵洛陽侯轉衛尉卿及遷都

洛陽人情戀本多有異議帝以問烈曰陛下聖略深遠非愚管所測若隱心而言樂遷之與戀舊中半耳帝曰卿不唱異同朕深感不言之益敕鎮代留臺庶政一相參委車駕幸代執烈手曰宗廟至重翼衛不輕卿當祇奉靈駕時遷洛邑烈與高陽王雍奉神主於洛陽遷光祿卿十九年大選百僚烈子登引例求進烈表引己素無教訓請乞黜落帝曰此乃有識之言不謂烈能辦此乃引見登詔曰朕今創禮新邑明揚天下卿父乃行謙讓之表而有直士之風故進卿爲太子翊軍校尉又加烈散騎常侍封聊城縣子及穆泰陸叡謀反舊京帝幸代泰等伏法賜烈及李沖璽書述敘金策之意時代鄉舊族同惡者多唯烈一宗無所染豫帝益器重之歎曰元儼決斷威恩深自不惡然盡忠猛法不如烈也爾日烈在代都必卽斬其五三元首烈之節槩不謝金日磾詔除領軍將軍

以本官從征荆沔加鼓吹一部二十三年齊將陳顯達入寇馬圈  
帝興疾討之執烈手以京邑爲託帝崩於行宮彭城王勰祕諱而  
返稱詔召宣武會駕魯陽以烈留守之重密報凶問烈處分行留  
神守無變宣武卽位寵任如前咸陽王禧爲宰輔權重當時曾遣  
家僮傳言於烈求舊羽林武賁執仗出入烈不許禧遣謂烈曰我  
是天子兒天子叔元輔之命與詔何異烈厲色荅曰向亦不道王  
非天子兒叔若是詔應遣官人所由若遣私奴索官家羽林烈頭  
可得羽林不可得也禧惡烈剛直出之爲恆州刺史烈不願蕃授  
謂彭城王勰曰殿下念先帝南陽之詔乎而逼老夫乃至於此遂  
以疾辭宣武以禧等專擅潛謀廢之景明二年正月初祭三公致  
齋於廟帝夜召烈子忠謂曰卿父明可早入及明烈至詔曰諸父  
慢忘今欲使卿以兵召之卿其行乎烈曰老臣歷奉累朝頗以幹

勇賜識今日之事所不敢辭乃將直閣以下六十餘人宣旨召咸陽王禧彭城王勰北海王詳衛送至帝前諸公各稽首歸政以烈爲領軍進爵爲侯自是長直禁中機密大事皆所參焉咸陽王禧之謀反宣武從禽於野左右分散倉卒之際莫知其計乃敕烈子忠馳覘虛實烈時留守已處分有備因忠奏曰臣雖朽邁心力猶可禱等猖狂不足爲慮願緩蹕徐還以安物望帝甚以爲慰車駕還宮禧已逃詔烈追執之順后旣立以世父之重彌見優禮及卒宣武舉哀於朝堂給東園第一祕器贈太尉封鉅鹿郡公子祚襲祚弟忠字思賢本字千年弱冠拜侍御中散文明太后臨朝刑政頗峻侍臣左右多以微譴得罪忠朴直少言終無過誤太和中授武騎侍郎因賜名登累遷左中郎將領直寢元禧之亂車駕在外變起倉卒忠曰臣父爲領軍計必無所慮帝遣忠馳觀之烈嚴備

果如所量忠還宣武撫其背曰卿差彊人意先帝賜卿名登誠爲美稱朕嘉卿忠款今改名忠旣表貞固之誠亦以名實相副也以父憂去職徒爲司空長史時太傅錄尚書北海王詳親尊權重將作大匠王遇多隨詳所欲而給之忠於詳前謂遇曰殿下國之周公阿衡王室何至阿諛附勢損公惠私也遇旣不寔詳亦漸謝以平元禧功封魏郡公及遷散騎常侍兼武衛將軍每以鯁氣正辭爲北海所忿面責忠曰我憂在前見爾死不憂爾見我死時也忠曰人生自有定分若應死王手避亦不免不爾王不能殺詳因忠表讓之際密勸帝以忠爲列卿於是詔停其封優進太府卿正始二年詔忠以本官使持節兼侍中爲西道大使刺史鎮將賊罪顯暴者以狀聞守令以下便行決斷與尚書李崇分使二道忠劾并州刺史高聰賊罪二百餘條論以大辟除華州刺史遭繼母憂不

行服闋再遷衛尉卿河南邑中正忠與吏部尚書元暉度支尚書元匡河南尹元萇等推定代方姓族高肇忌其爲人乃言於宣武稱中山要鎮作捍須才乃出忠爲定州刺史旣而帝悔復授衛尉卿領左衛將軍恆州大中正密遣使詣忠慰勉之延昌初除都官尚書領左衛中正如故又加散騎常侍嘗因侍宴賜之劔杖舉酒屬忠曰卿世執貞節故恆以禁衛相委昔以卿行忠賜名曰忠今以卿才堪禦侮以所御劔杖相錫循名取義意在不輕出入恆以自防也遷侍中領軍將軍忠辭無學識宣武曰學識有文章者不少但心直不如卿欲使卿劬勞於下我當無憂於上及帝崩夜忠與侍中崔光遣右衛將軍侯剛迎明帝於東宮而卽位忠與門下議以帝沖年未親機政太尉高陽王雍屬尊望重宜入居西栢堂省決庶政任城王澄明德茂親可爲尚書令總攝百揆奏中宮請



卽敕授御史中尉王顯欲逞奸計與中常侍給事中孫蓮等厲色不聽寢門下之奏孫蓮等密欲矯太后令以高肇錄尚書事顯與高猛爲侍中忠卽殿中收顯殺之忠旣居門下又總禁衛遂執朝政權傾一時初太和中軍國多事孝文以用不足百官祿四分減一忠旣擅朝欲以惠澤自固乃悉復所減之祿職人進位一級舊制百姓絹布一匹之外各輸綿麻八兩忠悉以與之乃白高陽王雍白云宣武本許優轉雍憚忠威權便順意加忠車騎大將軍忠自謂新故之際有安社稷功諷百寮令加己賞太尉雍清河王懌廣平王懷難違其意封忠常山郡公忠又難於獨受乃諷朝廷同在門下者加封邑尚書左僕射郭祚尚書裴植以忠權勢日盛勸雍出忠忠聞之逼有司誣奏其罪祚有師傅舊恩植擁地入國忠並矯詔殺之朝野憤忿無不切齒王公以下畏之累跡又欲殺高

陽王雍侍中崔光固執乃止遂免雍太尉以王還第自此詔命生  
殺皆出於忠既尊靈太后爲皇太后居崇訓宮忠爲儀同三司尚  
書令崇訓衛尉侍中領軍如故靈太后臨朝解忠侍中領軍崇訓  
衛尉止爲儀同尚書令侍中忠爲令旬餘靈太后引門下侍官問  
忠在端右聲聽咸曰不稱厥任乃出爲冀州刺史太傅清河王等  
奏忠擅殺樞納輒廢宰輔朝野駭心遠近怪愕功過相除悉不合  
賞請悉追奪靈太后從之熙平元年御史中尉元匡奏忠以鴻勳  
盛德受遇累朝幸國大災專擅朝命無人臣之心裴郭受冤於旣  
往宰輔黜辱於明世又自矯旨爲儀同三司尚書令領崇訓衛尉  
原其此意便欲無上自處旣事在恩後宜加顯戮請遣御史一人  
令史二人就州行決靈太后令以忠事經肆眚遂不追罪又詔以  
忠歷任禁要誠節皎然賜爵靈壽縣公初宣武崩後高太后將害

靈太后劉騰以告侯剛剛以告忠忠請討於崔光光曰宜置胡嬪於別所嚴兵守衛忠從之具以此意啟靈太后太后意乃安故太后深德騰等四人並有寵授忠以毀之者多懼不免禍願還京欲自營救靈太后不許二年四月除尚書右僕射加侍中將軍如故神龜元年三月復儀同三司疾未拜見裴郭爲祟自知必死先表養亾弟第二子司徒椽永超爲子乞以爲嫡靈太后許之薨贈司空有司奏太常少卿元端議案謚法剛強理直曰武怙威肆行曰醜宜謚武醜公太常卿元修義議忠盡心奉上翦除凶逆依謚法徐僞寔眞曰武夙夜恭事曰敬宜謚武敬公二卿不同靈太后令依正卿議忠性多阻忌不交勝已唯與直閣將軍章初瓌干牛備身楊保元爲斷金之交李世哲求寵於忠私以金帛貨初瓌保元二人談之遂被賞愛引爲腹心忠擅灌昧進爲崇訓之由皆世哲

計也忠弟景字百年忠薨後爲武衛將軍謀廢元義黜爲懷荒鎮將及蠕蠕主阿那瓌叛鎮人請糧景不給鎮人遂執縛景及其妻拘守別室皆去其衣服令景著皮裘妻著故絳旗襖毀辱如此月餘乃殺之烈弟果嚴毅直亮有父兄風歷朔華并恆四州刺史賜爵武城子果弟勁

勁字鍾葵頗有武略位沃野鎮將賜爵富昌子宣武納其女爲后封勁太原郡公妻劉氏爲章武郡君後爲征北將軍定州刺史卒贈司空諡曰恭莊公自粟磾至勁累世貴盛一皇后四贈公三領軍二尚書令三開國公勁雖以后父但以順后早崩竟不居公輔

子暉字宣明后母弟也少有氣幹襲爵位汾州刺史暉善事人爲余朱榮所親以女妻其子長儒歷侍中河南尹後兼尚書僕射東南道行臺與齊神武討平羊侃於兗州元顥入洛害之勁弟天恩

位內行長遼西太守贈平東將軍燕州刺史天恩子仁生位太中大夫仁生子安定平原郡太守高平郡都將安定子子提隴西郡守茂平縣伯周保定二年以子謹著勳追贈太保建平郡公

謹字思敬小名巨引沈深有識量略窺經史尤好孫子兵書屏居未有仕進志或有勸之者謹曰州郡之職昔人所鄙台鼎之位須待時來太宰元天穆見之歎曰王佐材也及破六韓拔陵首亂北境引蠕蠕爲援大行臺元纂討之夙聞謹名辟爲鎧曹參軍事從軍北伐蠕蠕逃出塞纂令謹追之前後十七戰盡降其眾後率輕騎出塞覘賊屬鐵勒數千騎奄至謹以眾寡不敵乃散其騎使匿叢薄間又遣人升山指麾若分部軍眾賊望見雖疑有伏恃眾不以爲慮乃進逼謹謹以常乘駿馬一紫一駟賊先所識乃使二人各乘一馬突陣而出賊以爲謹爭逐之乃率餘軍擊其追騎賊走

因得入塞正光四年行臺廣陽王元深北伐引謹爲長流參軍特相禮接使其世子佛陀拜焉遂與廣陽破賊主斛律野穀祿等謹請馳往喻之謹兼解諸國語乃單騎入賊示以恩信於是西部鐵勒酋長也列河等三萬餘戶並款附相率南遷廣陽與謹至析郭嶺迎接之謹曰拔陵兵眾不少聞也列河等款附必來要擊彼若先據險則難與爭鋒今以也列河等餽之當競來抄掠然後設伏而待必指掌破之廣陽然其計拔陵果來要擊破也列河於嶺上部眾皆沒謹伏兵發賊大敗悉破收也列河之眾孝昌元年又隨廣陽王征鮮于修禮軍次白斗牛邏會章武王爲修禮所害遂停軍中山侍中元晏宣言於靈太后曰廣陽盤桓不進坐圖非望又有于謹者智略過人爲其謀主恐非陛下純臣靈太后詔於尚書省門外立榜募獲謹者許以重賞謹聞之請詣闕披露腹心廣陽

許之謹遂到榜下曰吾知此人眾共詰之謹曰我卽是也有司以  
聞靈后見之大怒謹備述廣陽忠款兼陳停軍之狀靈后遂捨之  
後從尒朱天光與齊神武戰於韓陵山天光敗謹遂入關周文帝  
臨夏州以謹爲防城大都督兼夏州長史及賀拔岳被害周文赴  
平涼謹言於周文曰關中秦漢舊都古稱天府今若據其要害招  
集英雄足觀時變且天子在洛逼迫羣兇請都關右然後挾天子  
而令諸侯千載一時也周文大悅會有敕追謹爲關內大都督謹  
因進都關中策魏帝西遷仍從周文征潼關破回洛城授北雍州  
刺史進爵藍田縣公大統三年大軍東伐爲前鋒進拔弘農禽東  
魏陝州刺史李徽伯神武至沙苑謹力戰進爵常山郡公又從戰  
河橋拜大丞相府長史兼大行臺尚書再遷太子太保芑山之戰  
大軍不利謹率麾下僞降立於路左神武乘勝逐北不以爲虞謹

自後擊之敵人大駭獨孤信又收兵於後奮擊神武軍亂以此大  
軍得全十二年拜尚書左僕射領司農卿及侯景款附請兵爲援  
謹諫以爲景情難測周文不聽尋兼大行臺尚書大丞相長史率  
兵鎮潼關加授華州刺史賜秬鬯一卣珪瓚副焉俄拜司空恭帝  
元年除雍州刺史初梁元帝於江陵嗣位密與齊交通將謀侵軼  
其兄子岳陽王詵時爲雍州刺史以梁元帝殺其兄譽遂結隙據  
襄陽來附乃命謹出討周文餞於青泥谷長孫儉曰爲蕭繹計將  
如何謹曰矐兵漢沔席卷度江直據丹陽是其上策移郭內居人  
退保子城以待援至是其中策若難於移動據守羅郭是其下策  
儉曰裁繹出何策謹曰必用下儉曰何也對曰蕭氏保據江南繹  
歷數紀屬中原有故未遑外略又以我有齊氏之患必謂力不能  
分且繹懦而無謀多疑少斷愚人難與慮始皆戀邑居旣惡遷移



當保羅郭所以用下策謹令中山公護及大將軍楊忠等先據江  
津斷其走路梁人豎木柵於外城廣輪六十里尋而謹至悉眾圍  
之旬有六日外城遂陷梁主退保子城翌日率其太子以下面縛  
出降尋殺之虜其男女十餘萬人收其府庫珍寶得宋渾天儀梁  
日晷銅表魏相風烏銅蟠螭趺大玉徑四尺圍七尺及諸輿輦法  
物以獻軍無私焉立蕭詧爲梁主振旅而旋周文親至其第宴語  
極歡賞謹奴婢一千口及梁寶物并金石絲竹樂一部別封新野  
郡公謹固辭不許又令司樂作常山公平梁歌十首使工人歌之  
謹自以久當權重功名旣立願保優閑乃上先所乘駿馬及所著  
鎧甲等周文識其意曰今巨猾未平公豈得便爾獨善遂不受六  
官建拜大司寇及周文崩孝閔帝尚幼中山公護雖受顧命而名  
位素下羣公各圖執政護深憂之密訪於謹謹曰夙蒙丞相殊眷